郎潛三筆

壬癸藏札記卷七

鄞　陳康祺著

道光末季戶部籌庫儲王大臣議遣使齎積欠開礦稅折南漕期在必行有異議者以旁言論兩江總督李文恭公力持不可再上章開陳利害於折漕尤剴至宣宗慱閱納之公久持貭節遇事敢爲言必上聞行必下究論者謂是舉尤有裨國脈也

湘陰李文恭公星沅起家孤寒開敏沈毅陶文毅公故父執知公久招入川東幕委以書記每口授大略援筆

萬言曲盡事理文毅色喜曰子經世才也但當多讀書耳公感激自力執弟子禮終其身又公以編修督學廣東時道州何文安公數主文所在有清望公以利弊叩筆識之文安斂手曰子能虛心問實心行吾不獨為粵士慶為異日封疆幸矣凡新進士引

見

御筆注名單朱圈者入館選部曹則加尖角世傳公通

籍時

宣宗始角公名垂視久之塗以圈盡

簡在自此始也觀公此三事是天生命世風度夙成

聖君賢輔必有以甄拔而引起之而康祺所見肅肅百
輩中則亦有蘊褒宏荷明練政治非不登
天子之庭揖公卿之座而入爲枝官出補末吏蹇闒沈
滯若將聽其以閑散老者豈獨一士之不幸歟
粵西盜起林文忠公歿於軍
詔起李文恭公督師大臣時公以養病在籍而太夫人
亦春秋高矣聞
命即拜疏登道太夫人揮涕促之行浹辰抵桂林調兵
集餉不速辦詳見前筆襄事者意歧出累月無功公憤激動
宿疾密疏請易帥猶强起刻期出巡卒不支因口授遺

疏至賊不能平謂之不忠養不能終謂之不孝四語聲
哽咽不可復續幕僚爲足成之甫絕猶瞋目曰粵西循
將惟向榮可倚言之至再三噫匪躬盡瘁之節千載如
見矣

凡翰詹兩衙門及甲班中書部屬之已補缺者皆准考
試試差其願赴與否聽之亦無因之升官降秩者咸豐
乙卯袁厚安編修績懋以考差引
見忽奉
旨改官主事與朝莫明其故袁常州人道光丁未以第
二人及第

前鴻博科闕中孫豹人先生枝蔚迫於有司輿疾入都

請待試

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先生獨汎覽他書客詢之則

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

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艮喜會

聖祖詔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者其授京

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數人而先生與焉其將以年

授官也吏部集驗於庭主爵者望見先生鬚髮皆白引

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即若此

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

公又以爲老何也衆皆目笑時施愚山送先生歸揚州序有云非崇儒敬老無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窮無以見巖穴之志衆亦以爲得體康祺案先生以老求免數語與馮唐文帝愛老武帝愛少之言可云千古絕對愚山贊語則又從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末段脫胎也而先生愈不可及矣

于清端家山西永甯之鄉僻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於公先壠旁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此舉於公特瑣瑣然世有恃一矜半刺之貴凌壓鄉

畢者聞公言當知媿矣世有惑羣爲王迺之言迺撓大

計者聞公事益當知悟矣或曰此公父時煜事一

桐城吳自高若山少嬰足疾鍵戶博通其鄉袞張文和

公以章奏繁劇不能手自繕寫延若山入都一以任之

世宗嘗垂問姓名

高宗在青宮時因亦稔悉其才品洎

登大寶遂掌

温旨吳自高爲人慎密可授翰林院待詔異數也若山

益感激自奮仍爲公効筆墨之役少暇即丹黃點竄手

不停批善卷堂四六注其一也文和嘗以前明文徵仲

高廷禮比之謂其無媿清選按明史首卷列編纂諸臣名氏自高已以部屬繫銜

錢唐周雨甘修撰霽視學陝甘有教官妄希貪祿者私諷修撰家奴修撰憫其愚思曲恕而善全之然不可不明示懲儆也乃於覆試諸生日設磁盌公案上注水滿之令此教官捧而擲諸堂下教官愕然修撰曰爾惜之乎爾身弗惜而惜此區區者乎卒使擲之復謂曰一經敗壞能復全乎爾計若行吾與爾猶是也忘身徇賄直鴆酒止渴耳教官免冠謝涕泣悔罪遂宥之殆亦可謂不惡而嚴矣

明紀六十卷初名明史長編爲元和陳稽亭工部鶴所

輯而其孫克家續成之者也余昔從族人家借讀輒歎其博收慎取文章斐然於前代賢奸治亂因革得失尤能深切著明不愧良史近日江蘇丁撫部修版印行已附之司馬通鑑畢氏續通鑑後不脛而走海內矣考姚春木所箸工部家傳稱工部少出嗣居本生父憂瘠甚降服三年要絰不除鄉舉後祖母年高不欲往應禮部試通籍官部曹再出再歸卒掌教江甯之尊經書院以老平居取予尤不苟同邑吳司臬俊出粵東入覲將出都以例餽同鄉官工部謂其使者曰吾於衛主人未嘗有交舊也卻之而工部是日日高尚未爨也在

部與棲霞牟昌裕山陽鄭士超交相善京師謂之工部
三君子然則如稍亭者觀其行誼亦可信其史筆已
國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前筆紀之矣翰林院有金槐數人合抱瘦磊砢如
假山禮部有壽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翠
芳譜野菜譜均未之載相傳生自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乾隆間已分爲二歧枝格杈椏挺
然老木矣曹文恪宗伯秀先名之曰長春草紀之遂長
禮部時作木欄護之公門人陳太守渼時官員外使爲
之圖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 鄒小山宗伯

官侍郎嘗繪圖題詩藏之庫中葢二百年來
釀恩汪濊和氣涵濡雖一草一木之微其幸霑
雨露而被
陽光亦自能呈奇獻瑞也
乾隆間平定準噶爾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番兵夜棲山谷忽望見沙
磧有火光時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刼盜登岡眺
望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爐前導約七八
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
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番兵

咸疑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既而果然然尚不知八月中旬爲
高宗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威震疊山嶽盡遙祝
萬壽云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文達五種書說鬼談狐寓言八九是則揚
先朝之武烈述外域之靈奇時地非遙見聞有據儲載筆必非無稽又烏什回部將叛時城內高阜云其始亂葬地每日昏輒見巨人立墓上翹首向東若有所望蓋示其子孫以回疆內向也亦見公筆記

國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

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
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闌入
本朝若
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
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
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
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敎所關
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
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
云梟鸞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靑拖紫之榮不得與荷

戟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郎明降臣禮部尚書常熟錢謙益也

成都岳襄勤公雍正三年以一等公總督川陝望重勛高又持鉞節五年秋成都謠言有謂公以川陝兵馬反者公疏聞

諭曰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語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川陝兵治艮忠厚其尊君親上衆所共知其鬪今奸民乃云從鍾

琪謀反是不特誣鍾琪并誣川陜兵民以叛逆之罪矣
特飭疆臣黃炳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旋審係湖廣奸
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論斬如律越二年復
有逆犯曾靜者湖南靖州生員因考劣等憤懟謀叛潛
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公勸以同謀舉事公拘熙訊
主使者堅不吐乃誘置秘室中許迎聘其師佯與設誓
始得靜逆狀密疏以聞
上獎公忠赤
命侍郎杭奕祿等至湖南會鞫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
鴻逵往來妄生異心並得留良日記叛逆狀于大臣合

詞請坐靜熙大逆律
詔宥其罪
高宗御極始將靜熙解京伏誅康祺竊謂大逆無曲宥
理
憲皇帝整綱肅法亦決不肯及叛民其時距吳三桂之
謀逆僅數十年距年羹堯之負恩尤近在眉睫以公之
純忠偉績必無二心而以官居極品爵列五等之大臣
始則轄境至有反側之謠繼而奸人復以逆謀相試
上豈能漠不動心是以姑留靜熙二人將徐察襄勤之
心迹至乾隆初元而公功益高公志亦大白矣苟非遺

際
聖朝功臣之以疑畔隕身者史策中何可指數哉
銅山制府李敏達公開藩滇中
世宗密諭訓之曰汝恃寵放縱於督撫前粗率無禮操
守亦不能純僴有巧取如此行爲大負倚任嗣後極宜
謙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
欽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康
祺敬按恃寵放縱操守不純數語實賅敏達一生時猶
雍正初年敏達初逞志也
世宗皇帝已明見萬里如此後之隆隆嚮用殆古人使

貪使詐之說乎

與縣孫文定公歷事

三朝丰采嚴峻謇諤號敢言乾隆初年長吏部官益高忌者亦益衆時有僞造公奏稿者流言籍籍在朝多人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尚書海望領侍衛內大臣常明皆在所參之列事聞

高宗但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不以譴公也旋出公總督直隸至十八年公已拜參知矣始獲僞造奏稿之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解京鞫實論如律公亦遂薨非

明良一德知契素深直聲豈易居哉
予淸端令羅城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惻惻感人民
皆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
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留數
錢詣得酒一壺而止公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
人益憐公每晨夕集問安否閒歛金錢跪進云知阿耶
淸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
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
一日聞公家人來羅民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
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吾家

六千里單人携貲適爲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耶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公一生得力在羅城羅城治蹟莫詳於公政書中與荊雪濤書康祺每讀是篇竊謂非公不能感羅城民至此有友人宦游江南者慨然曰非羅城民恐亦不能感公至此也其然

暢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内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

然懸一星其相詫異輾轉尋覩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為
寶氣晝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時得二珠綴合
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
御此乾隆初年事也
高宗愛賞之常用為
朝冠之頂紀河間記此事謂小谿不能產巨蚌蚌珠未
聞有合歡斯蓋由
天命
聖人因地呈符瑞
壽躋九旬

康强如昔非偶然也

阿文成公征烏什時與勇毅公明公犄角爲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爲所中度鳥銃之力不過三十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莫明其故破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一竿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征緬甸歿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所得則乾隆末猶藏於家也亦見紀氏筆記康祺按今泰西各國火器最精幾乎日新而月異亦未聞一銃之力能踰里外者烏什久內附盍不令屯戍官兵求其遺

製而仿爲之耶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啟則掌院不利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丸儻或誤碎必損翰林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又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禮部甬道屏門不加搭渡（搭渡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陂陀如橋狀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旁繞）加即不利皆屢試而屢驗者此與初筆所紀刑部各司各有禁忌如直隸不直奉天無縫之類均不知其何理也惟沙隄土丸特就嘉道以前言之今則編檢多至數百人昔時麟角已等牛毛恐寓媪有靈亦祗聽其自生自落豈復關有亡

之數與

乾隆二十餘年大兵再定伊犁烏雅氏武毅謀勇公兆惠統兵深入被圍於喀喇烏蘇譯言黑水也相持三閱月安營處近戈壁初憂乏薪忽望見深林伐木給用旣而鉛丸告罄兵士於林木中覓之獲鐵丸數萬遂還以擊賊地本乏水因賊灌營反資衆飲而井泉亦隨掘輒湧出至解圍前數日井水驟涸初被圍時僅餘兩月糧繼掘井獲粟二十餘窖故官兵意氣奮勇毫無懼色以三千餘人堅守營壘當賊衆番上數十萬而從容有餘

高宗御製黑水行以紀其瑞說非

威德遐覃
天心祐順亦安能百神效命靈異屢呈如斯之彰彰乎
裘文達公以軍機大臣出治河工自乾隆二十二年至
二十三年周歷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疏濬修築水患粗
已
高宗深嘉之明年
特旨賜公繼母郝氏八旬衍慶生母王氏七袠連祺匾
額人子顯揚莫榮於此已
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傅文忠公父也歿時官止二品例
不給謚自乾隆間文忠以大學士平大金川凱旋

特勅照勛臣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
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爲致祭並追謚李榮
保曰莊恪文忠疊奏邊功
殊寵冠代然生前
封爵亦止一等公異姓之臣靡可復加也自公子福康
安繼世節鉞勤勞尤多嘉慶元年卒
諭贈郡王爵銜並推恩伊父傅恒亦追贈郡王
先聖
後聖教忠教孝破格之典以奬有功非獨私於戚畹也
海甯陳文勤公世倌乾隆二十二年以首揆予告

陛辭
賜銀五千兩
命在家食俸並
御製詩賜之有老成歸告能無惜
皇祖朝臣有幾人之句同朝舊人奉誦者咸爲感奮
滿員升遷之途較捷於漢實以缺多而人少也曩聞宗室薌林侍郎桂昂言承平時循例升官八旗中以鄂文恭公彌達爲最速康祺退稽名臣列傳知文恭於雍正元年猶一筆帖式也旋授吏部主事至八年已擢廣東巡撫由微末至疆臣食俸僅六載旗員遭際殆果無出

其右歟俟再博攷

漕督施公世綸康熙四十年方官淮徐道適湖南按察使闕員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

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搢紳訟彼必護庇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康祺敬繹

聖謨非特足為施公箴規即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雖一代賢臣皆未免名心客氣之累其忠直可敬其執拗究不可訓也少時觀劇見有演楊忠愍者謬語友人椒山自是忠臣儻令得志必不逮張江

陵徐華亭之通曉時務　先義行公首領之日童子弱多言迄今三十年讀書加多意氣加減於此一事則猶仍初見也

康熙十六年

命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同侍衛費耀色塞護禮索鼐瞻

覲長白山由

盛京東行抵吉林詢無知長白山路者偶得獵戶岱穆布爾言其父曾獵此山麓負鹿歸道經三宿似離額赫訥殷不遠按自吉林至額赫訥殷陸行十日舟行幾倍之於是甯古塔將軍巴海運米十七艘於額赫訥殷武默訥等裹糧前進伐木開道行三十里至一山巔緣木而望乃見百里外一山

如積玉有光觀之甚晰復行二日大霧莫辨山所向忽聞鶴唳尋聲往適遇鹿蹊循至山麓仍瀰漫無所見跪誦
敕旨拜畢霧忽開峯巒在目登陟有路向所覩積玉光蓋冰雪所凝也時方六月恍然悟此山命名之由諸使臣瞻拜而下羣鹿奔逸仆其七若有犄而斃者時登山正七人方乏食乃謝山靈所賜行未里許霧復合亦不復見山光矣還京奏
聞
諭曰長白山奇蹟甚多宜加封號永著祀典尋禮臣議

上
詔封長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嶽明年即
命武默訥賚
敕往封自後歲時望祭無闕長白山爲我
朝發祥之地固宜
茂膺神貺靈異尤昭也
康熙十九年
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
養心殿
命工繪其像即以

賜之

諭曰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夫雲
臺麟閣圖畫功臣古有之矣若
諭賜繪像而仍給其家則曠古未有也

湘陰李文恭公撫陜西以平反寃獄
優旨加一級公謝疏言國有常刑法無倖免自有救生
不救死之說而罔赦深又有失出無失入之說而趨避
孰爲知此辟之義卽爲好生之仁臣惟以情眞罪當四
字挽回積習又公居恒語經濟嘗言察民莫如察吏省
事不如省官利不可興弊不能去康祺誦習公言竊謂

非練於政事者不能如是之簡切惟前數語似申韓之學恐爲屠伯借口後數語似黄老之學又恐爲黠伯解嘲耳豪釐千里不可不辨

仁和蔣庫部師爚館選後掌教三衢書院三衢士數百里外擔簦以從散館列一等第四改主事掣工部同舍以紛華訕應相耀君危然入署或終日不語晝諾徑出旋選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上官爲阿文成公極重君品學君論部事數上書文成遇有升轉輒先引避文成嘗語人蔣君其昔日之椒山乎其見重如此乾隆壬子典試福建衡卷不妄黜黜必評所以斥之故撤闈日士有

挾落卷頌其公明者君則告以作文之法為學之序士
俛聽感泣不忍去歸途不受餽遺復
命召見而下第士羅拜之事已上聞矣
聖心深獎許因
諭之曰汝考差倦為朕親拔至前列撤闈感及下第者
為主試所難君旋以繼母憂哀毀卒今
國史列君文苑傳康祺所紀則君之忠孝大節也又按君卒
前數日陳花農洪夢君為顏子後身都下喧傳疾革日
君子編修詩亦得此夢紀文達表君墓詳述之夫夢寐
誕幻不足稱觀君之居官行已其諸無慚為聖人之徒
也已
吾邑蔣履安先生泰充宗季野諸先生父也一舉崇禎

九年鄉試入

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楷模有八子事餘姚黃梨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梨洲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即世所稱萬氏八龍者

八龍兄弟季野先生斯同名最高崑山徐氏之讀禮通考華亭王氏之橫雲史稿皆先生所著書而兩尚書攘之者也其解經論史之書未經刊布者尚多余嘗於其裔孫後丞處及見之今不知何似斯選字公擇沈潛理學師法梨洲兼紹蕺山陽明之緒年六十卒黎洲哭之

慟曰甬上從游能振蕺山之絕學公擇一人耳斯大字充宗志操介特邃於春秋三禮之學明忠臣張忠節公煌言父友陸符死充宗皆爲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鄴嗣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皆有慈明今見充宗斯備字允誠子劉子殉難其遺書皆允誠爲之藏弆謝山全氏稱爲蕺山之功臣斯年字祖繩少從錢忠節公學爲高第俄逢喪亂劍戟弧矢遍於城市讀書不輟既而避地屢遷家具盡棄悉載書卷以行晚主桃源書院隨學者資性分經授之由是來就者日眾祖繩於三黨皆有恩意錢公死海外收其文集爲之立嗣斯程力學攻醫

嘗黃宗炎行刑之日父泰與高斗魁等畫策潛截死囚代之其負宗炎覓行十里者卽斯程也斯禎字正符李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詩春秋書宗北海詩有風人之致斯行負才早歿萬氏一家累世通經砥節其學術行誼散見梨洲杲堂謝山寒村諸集及郡邑各志中蓋兩漢到今卽此門材家法百不一覯矣

江都焦里堂循吳縣李尚之銳歙縣淩次仲廷堪皆邃於經義尤精天文步算之學交相契愛爲談天三友見阮文達定香亭筆談康祺按其時揚州有沈方鐘者嘗撰星球圖說又歙汪孝嬰教諭萊亦三人至契而鄭北珏鄭偉王準皆工推步皆與里堂游不知文達品題何以不及里堂與甘泉

江鄭堂藩皆以淹博經史爲藝苑所推世有揚州一堂之目見王柳村上舍豫羣雅集

焦廷琥虎玉里堂孝廉子也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阮文達公校浙士以算學別爲一科孝廉方佐公閱卷虎玉隨之來杭公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虎玉年僅十四也人因樂有賢父兄然童年精詣若虎玉亦豈易得

揚州北湖姚老人仁和乾隆丙午夏六月乘肩輿於市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仁和怒責負囊老人負囊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

盡肉半觔曰吾不耐與矣步行去負甕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蓋是日即仁和百歲誕日謁沿湖諸寺廟負甕與者其兩孫負甕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尙黑望之止六十許人於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而商人某更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遂中止邦上士大夫但賦詩壽之而焦里堂孝廉補爲之序時老人巳百有三歲尙無恙亦瑞民巳

壬癸藏札記卷七終

壬癸藏札記卷八

鄞　陳康祺著

吳孝廉重光江都人乾隆間令山西之陽曲時大興朱文正公方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招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金石古蹟訪脩晉祠樹碑行禮一夕忽呼吳吳趨入公手一劵謂吳曰吾奉
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劵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劵公正色曰不受劵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劵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治陽曲有聲嗣移知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齎二百金並公手書至

崇芬夫見雕菰樓集書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康祺謂是舉足見文正之廉正吳君之樸誠而彼此磊落光明又絕無避嫌遠謗之見為上官為屬吏者均可法也且公以一諾可遞職而行饋僅壓一百金並可見當時吏道之醇中外大僚蓋莫不敦尚名節也

高郵李進士惇字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汪容甫並稱而性行尤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極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痛不欲生兄卒事嫂唯謹先世遺田僅足饘粥宗族鄰里宜任卹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乾隆丁酉例選拔貢謝金圃侍郎按試揚州尤注意於容

甫及君時亦以高郵無過君者賈田祖稻孫高郵老儒
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試前一日稻孫歿於旅
舍貧不能斂君爲之經營告助遂不及與選拔之試謝
侍郎深嗟惜之時南昌彭文勤公督學兩浙聞其事曰
李君今之古人也亟聘諸幕中使課其子康祺按李君
博觀强記探賾鉤深卓然有本之學其內行恂笃尤非
文人浮薄所可幾殯斂賈君一事倘生際漢京風義傳
九州而碑書且交下矣文勤稱君爲古人文勤殆猶行
古之道耳
惠定宇徵君嘗病於揚州需參莫措時歙人汪對琴比

部棣亦僑居邗上重徵士品學慨然購上品紫團參持賻費千金徵士病起舉所撰後漢書訓纂稿本繕本盡以貽之比部不欲攘美什襲珍護屢思梓行而絀於力以同里陳氏喜聚書因付以繕本而自留稿本後桐鄉馮氏所刻後漢書補注即此本也康祺按是書援據博而攷核精東觀漢記已下謝薛華袁諸家之書藉以鉤沈別幽粲然畢還其面目振古不朽之業晦久必顯固有其時然風義若比部眞令郭象輩媿死矣

戴東原編修生十歲始能言就傅讀詩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

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
師曰此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曾子何
時人曰東周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
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後讀他經書一字必求其義
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乃取許氏說文解字
令自檢閱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今人
讀書或習其文詞而昧其訓詁或泥於一解而閡於全
經或誤於蒙師先入之言或奪於功令速化之習宜乎
東甫則並下十行白首而不識一字亦知前輩經師爲
童子時便能質疑問難實事求是如是耶

二曲先生之學鄠縣王心敬實得其傳心敬字爾緝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圃田井利諸篇樸實精詳無講學家迂腐之語蓋非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者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焉陝西總督額戍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

朝再徵不起羹堯禮聘入幕爾緝惡其驕縱避不見亦不往謝

世宗聞而益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

廷試鄂文端相國問豐川安否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

無以對文端笑曰若不知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知其望實之孚不在關中大儒下矣

淄川孫若羣學贍行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肽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㕓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康熙癸丑出知交城縣治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

上蔡張沐字仲誠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諭敷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

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任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如內黃一載告歸初湯文正公道出內黃與語大悅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文正入京復與人書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仲誠後主游梁書院暇闢白鹿圃以教學者時人咸稱上蔡夫子云

山東曲阜縣向由衍聖公保選孔氏子孫中之諳習治體者任知縣事蓋前朝舊例攷唐哀帝天祐二年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為曲阜令是聖裔之世令曲阜自唐已然而本朝因之者也乾隆二十一年漢軍白莊恪公鍾山以

河東河道總督攝東撫疏請曲阜知縣仍用孔氏族人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且邑中非其尊長即係姻婭牽制狎玩在所不免請改爲在外揀選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下部議如所請並令現任曲阜縣知縣赴部以外省知縣另補

諭曰我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延恩後裔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例而致瘝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但現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銓選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加恩授

為世襲六品官用副重道崇儒至意是舉也既循吏治
亦振儒風損益因時一無遺憾已
乾隆四年河南布政使黃平朱撫部定元疏言豫東二
省止有總兵并無提臣凡隊伍之整弛弁員之勤惰及
墩臺營房之防守疏密撫臣不相統屬難於稽查若添
設提督未免紛更成例請照山西例加撫臣提督銜得
旨允行
雍正一朝漢臣中最蒙
恩眷者莫如田端肅文鏡李敏達衛二公而信任之專
则敏達尤在端肅上攷敏達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

道雍正元年管理銅厰二年巳擢雲南布政使矣仍兼
理鹽務三年撫浙江四年管理兩浙鹽政五年授浙江
總督六年
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
築松江石塘
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公查議具奏奏上
得
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十二月
上以公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
命公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

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公與
聞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八年江甯有張雲如者以符咒
惑人謀不軌公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
狀令游擊馬空北齎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
烆回護失察咎又留與雲如往來帳轉關查不解且賄
空北稟飾具疏劾之
上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烆以下
論罪如律十年調督直隸
命節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
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

諭嘉其執法秉公
特賜圓團龍服三年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
劣等欵及藻弟衛干預賑務奏入
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鞫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衛亦擬
杖公旋卒公一生政績如此雖古遺直何以加諸康祺
竊謂公銳於任事屢結嫌怨苟有利於
君國豈得復議其學術之純駁心迹之公私惟范時繹
封疆世臣何至交及叛人賄及末弁誠親王
天潢近屬何至爭及淤地託及有司公之輕聽人言恃
恩負直恐所未免若會鞫諸臣殆懾於氣燄未敢平反

耳趙左科場之獄賍欵纍纍道路四播乃重臣銜
命兩到江南時猶不令總督會審也而爰書再成依然
祖噶禮而右清恪其明證矣

阮文達公之祖昭勇將軍玉堂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
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帥怒曰若之而
不悔嗣沒於官家無儲蓄公父湘圃封翁承信居貧潔
身自守偶至某渡口獲一甕啟之皆白金而有官牒在
其中愴然曰此事上關
國帑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來將投於
水詰之語以失金且泣曰自累累本官不如先死封翁

亟出囊付之不告以名姓楚有舊家女甕而鬻於倡得金二百時封翁客漢口竭囊中貲贖之嫁諸士人此皆翁貧賤時事文達既貴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封翁於省署接以禮故人曰清貧若此乎翁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一紙曰契值千金爲先生壽封翁艴然曰髯翁張立而斥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柰何無故而爲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

朝廷重恩清廉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閾其人愕

然即頭謝罪而退康祺竊觀世家巨族子孫通顯若其人庸庸無所表見雖身都令僕而祖德不必其可稽至於勲名政績學問操持足澤當時而傳後世則雖一命以上其先人積累必先有以饜乎宗族鄉黨之心醴泉芝草確有根源觀於文達父祖益可興起矣

吾鄉姜西溟太史嘗語望谿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事耳吾始至京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康祺按某指安三明珠寵僕也）先生一與爲體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絶崑山司寇吾故

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崑山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亦吾故交每愛吾文後以攻睢州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翁君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以導太子矣翁見之長跽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

出也吾越日刊布翁用此相操尤急西溟既沒望谿乃述其遺言余前筆記康熙己卯科場之獄曾爲西溟辨冤合觀此三事平生之砥節如此而末路之負累如彼固知咎由他人未可責其晚節之不終細行之不護然而磽磽易屈皦皦易汚望谿以是白西溟之誣吾益以是知西溟受誣之由也（按東樓之謔曲在西溟翁事亦太激切特氣節可取耳）

雍正間西事方殷急饋饟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停止專用捐貲運饟人事可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韓城張尙書聞其事謂同列曰此關國體

嘗以去就爭時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能
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饟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
定奏議執政者大駭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闔舉朝
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
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有曰我亦
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公鵬翮方長吏
部爲不適者久之

韓城張大司寇自擢九列即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
始長刑部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燄方熾司寇
齊世武阿附之摭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

諭年
聖祖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
旣至改司寇公感
上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
上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
半焉
聖祖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
商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
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尚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論不

得上聞而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坦如也河南州縣
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質巡撫
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
因﹝册﹞﹝庸﹞議公方自闕鄉鞫獄還奏使事畢慷慨陳民艱
退又具疏
聖祖立斥群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民困大蘇觀
此則公之方鯁伉直澤被於衆在同時三張中尤當首
屈一指矣
康熙中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
山上言費由南巡非侵牟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眾議山大辟宗伯韓文懿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

恩眷日替

明季積敝好輕財厚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時文穆公徐元夢方以庶常夙被

召見講論經義因不附索額圖散館改部屬明氏每與索以權勢相傾用此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又同榜選庶吉士屢招皆不就公既觀部政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眾中及改官中允

選侍講
聖祖偶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
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旋奉
命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
執政或少安公不答一日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强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瘡翼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褰裳至宮門跪泥中見
御前侍衛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
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譴戍尚
能勝甲兵盡命力衆皆揜耳走有闗保者最後至斥公
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
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後復以德格物公私刪起
居注下公於獄幾死

聖祖久而察公之忠誠復自司員擢用至正卿比
世宗登極倚任益專嘗
賜詩稱爲同學舊翰林按望谿集記公逸事謂聖祖晚而信公甚篤呼爲同學老友
蓋事在康熙六十一年誤會也論者謂康熙一朝不附明珠索額圖者
漢臣惟潛庵湯公環極魏公華野郭公滿臣則德格勒
公與公二人而已
康雍之間以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諸暨楊觀
察三燗福淸余少京兆甸京兆初試江津令西事起澤
望破藏連靑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撫四川加正賦
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

不應乃遣丙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不出使者譁乃闔門坐正堂命反接眾不敢動君憑怒乃共推戶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跽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曰今無怙恃矣號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索原文斥之曰還報大人我無予閉門待劾原文已開道付二三執友矣旬月聲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劾之傷眾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應內召此一事大類武博山之抗和珅見前既入爲吏部主事掌選二年權要富人求速化者

筆

多爲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戇乃力求退嗣滄州督河爲
起爲兗濟道士民鬭其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
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起愬於道公剌得其情
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没齊蘇勒以工事劾之士
民相隨聽勘者數百千人齊巡工至公所部父老結綵
主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
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
咸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許拜疏衆乃
散
世宗聞之立召入退語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

事大類陳滄洲之忤噶禮(亦見前筆)當日吏盡其職民遂其
私政治風俗之醇雖三代兩京何以加茲耶

宛平高大理裔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父以吏事謫瀋
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衆皆駭笑以爲
孺子言莫與承聽者隨行覲父號泣曰兒不能發憤致
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自是刻
苦於問學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讀書
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忍寒抱卷不輟康熙丙辰果成進
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

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綵粟乃流涕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公父得歸公仁孝之聲震天下矣公侍父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有退朝常居於內閤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昔晉王祥以孝子仕至三公後世不免遺議公典試秦中視學江南號爲廉直由通參五轉至冏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雖名位不逮祥而出處兩全聲名完粹過之矣

湯文正公撫吳民間有三湯之目曰豆腐湯曰黃連湯

曰人浸湯謂其清苦而有益元氣也見湯子遺書

朱高安晚歲多病以
恩眷不得乞身時望谿侍郎方困於憂虞屢欲告歸高安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二三數人尚可以疾自引去乎言罷欷歔世之黃髮番番領袖朝列者有高安之志與其業則是朝夕厥辟大臣義所宜然否則尸位妨賢貪戀爵祿之庸臣非可以之藉口也

乾隆二年江陰楊文定公薨於位時天氣方清和公疾將革忽陰雲四起風沙蒙霧後浹旬朱文端公告終氣

冢復然
中朝正人相繼貫喪宜天心亦爲之慘戚也
南昌彭佑訓庵
國初俠士也力田養親且耕且讀年四十父母歿始有
四方之志才畧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
於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干平南王
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劉進忠
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洶
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遂獻議濠寬上狹下如釜形斜
深丈許即無傷墓中骨金公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憙

未幾城遂下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强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金公將上功用君揭監司君拂袖行抵廣州傅忠烈公以書幣迎謝曰公惟忼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傅公果中詭計入賊營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白金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餘皆以恤族姻朋友之貧者康熙改其時江右多節義之士如君之濟難履險功成不居

蓋又視坐談籌畧者加一等焉易堂諸君子吾尚惜未覩其實用也

長沙胡撫部興仁起家牧令洊至高官其敭歷正道光咸豐之交世方多故而公所履多亨衢在官三十年未嘗一罹譴典其令陝西也回氛未熾其巡西蜀也嘓匪甫平其開藩粵西則洪楊諸逆早竄吳會而五管粗安撫吾浙幾四年江皖糜爛而兩浙晏然不知兵革公去數月杭州遽陷代者殉焉時論謂公生有福慧殆信然乎

胡中丞久撫吾浙適在粵寇亂浙之前或稱其保境息

民之功或咎其偷安廢事之失康祺未敢臆斷也其他省政蹟亦靡所傳聞惟相傳公尹西安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天寒需火鑪倉猝無以具公命取食案數百鏇其中置鐵鑊盛火而截其足之半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公諾而去從官請折價需金六千公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纖裁之叱嗟立辦督師大悅蓋公爲守令實非錄錄無寸長者

道光十九年胡文忠公副長白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文端挈湖南舉人熊少牧入闈襄校試卷言路劾文端文忠亦被議鐫級少牧下請室除名放歸致少牧故名

士緣昔以優貢入成均文端爲祭酒大激賞亟逵知己勉從之也少牧負異禀能文章作爲詩歌尤雄視湖湘間勞文毅公倘兵山右嘗招之幕府粵寇犯長沙駱文忠公檄令江西乞饟至則忼慨陳大義聞者感動得饟金歸適濟乏絕坐是復原資截取知縣改藍山學訓導值江西賊犯縣嬰守危城二十餘晝夜圍解用內閣中書旋請告歸初主求忠書院士喜得師横舍至不能容晚年闢草堂蒔花木問字乞詩文者接踵於門著作百卷躬享大耋使非中罣吏議棄絕浮榮當咸同軍興殆亦曾胡諸公夾袋中人物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會試長白倭文端公爲同考官得士最盛而甯稽陶文節公恩培通州孫文介公銘恩旌德呂文節公賢基商城羅壯節公遵殿皆出其門先後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

羅壯節公通籍後以知縣發直隸屢治劇邑循績遠聞在籍苑以卓薦引見宣宗皇帝諭廷臣曰此本色書生也賞加同知銜公之受知自此始今天下知縣無不繫同知銜者加考進秩如公始無愧顏

咸豐十年二月粵賊陷杭州羅澹村中丞死之
文宗溫旨褒卹
予謚忠愍未幾御史高延祜摭浮議劾公有
旨罷卹與同治元年曾文正訟公清忠大節
穆宗皇帝特諭仍遵
文宗初次諭旨照巡撫例從優議卹
贈銜賜葬
予謚壯節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
一人兩謚已為古今所稀聞而公妻徐氏婦女陳羅氏
姪婦周氏同時殉難者均令配食專祠並以雇婦金梅

氏家丁顧斌祔祀

賜卹尤為極渥至今吾浙輿論謂初次失陷之巡撫徒以乞援不及力盡捐軀其身後之榮本未可妄議裁徹也按咸豐十一年浙江再失巡撫之子女僕妾先一月已出城渡江沿途金長州縣供酒糧調勇丁護金帛連檣發騎千里驛騷甯紹溫台之民驚傳寇至稍有識者蓋早知其只圖局章捐死塞責無復守禦之志矣以視公之受命成仁一門浩氣相去何啻天淵其卹典之應復應銷想後世必有定論也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欵者率仍還其本職保全始終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貸其死乃猶與同僚甯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聞
世祖領之後但治名夏以抹跗
諭旨作奸犯科諸欵於前兩語置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也

壬癸藏札記卷八終